

岩石旅社

地中海

爱情故事

〔英〕

彼得·尼克尔斯

(PETER NICHOLS)

著

李静

译

THE ROCK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岩石旅社

地中海

爱情故事

〔英〕

彼得·尼克尔斯

著

李静

译



The Rocks

by Peter Nichols

Copyright © Peter Nichols 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5) 第28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石旅社 / (英) 彼得·尼克尔斯 (Peter Nichols) 著;

李静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8

书名原文: THE ROCKS

ISBN 978-7-229-10834-2

I. ①岩… II. ①彼…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2638号

岩石旅社

Yanshi Lüshe

[英] 彼得·尼克尔斯 著

李静 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伍 志 徐宪江

策划编辑: 于 然

责任编辑: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初 晨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93千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你出发去伊萨卡
期待一次远航，
充满了冒险和探索。
拉斯忒吕戈涅斯和库克罗普斯，
愤怒的波塞冬——不要惧怕他们……

始终把伊萨卡记在心头，
那里是你的目的地。
但不要太过匆促。
最好多持续几年，
等你登岛时已不再年轻，
一路上积累了无数财富，
用不着伊萨卡来让你暴富。

伊萨卡能给你最不可思议的旅行
没有她，你等于从没有出发……

—— C. P. 卡瓦菲斯¹《伊萨卡岛》

1 C. P. 卡瓦菲斯(1863—1933)，希腊现代诗人。——编者注

目录

- 二〇〇五 再次相遇 / 1
- 一九九五 怀旧金曲 / 11
- 一九八三 转机 / 67
- 一九七〇 腓尼基人 / 173
- 一九六六 帕夫迪亚 / 245
- 一九五六 海浪 / 293
- 一九五一 伊萨卡之路 / 297
- 一九四八 八月 水手季 / 329
- 一九四八 八月——一个星期前 独眼巨人 / 337
- 二〇〇五 老照片 / 359
- 二〇〇五 再度重逢 / 373

二〇〇五

再次相遇

—

但凡见过露露的客人无不惊叹于她那年轻的容颜。

“露露，别开玩笑啦！亲爱的，你怎么可能有八十岁？”

当第九个十年来临时，露露·达文波特依然保持着纤细的身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一头浓密的长发或编起，或在颈后挽一个松散的发髻。她的头发早在三十多岁时就全白了，这仿佛是上苍送给她的“礼物”。露露从不在意自己的健康或容颜。上苍总会有不少意外的杰作，她能拥有一个也算幸运。她喜欢散步，打理花园。她在马略卡岛最东端经营着洛斯罗克斯别墅酒店。大家都叫这家坐落在海岬上的酒店“岩石旅社”。过去五十多年里，露露靠着个人魅力吸引了大批客人的光顾。这也让她一直保持活力四射，处于幸福快乐的状态，直到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地中海的阳光依然灿烂，勤杂工文森特发现了倒在黄玫瑰花丛中的她。

中风之后她看起来和过去没什么两样，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真是不可思议。总的来说，没什么改变。不过，由于大脑中有一根细小的血管突然爆裂，医生不得不在她脑子里装上类似玻璃容器之类的东西。从此之后，她开始频频爆粗口。她聊天的内容和之前一样，逻辑关系和语境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话语中加了不少新的强调词汇。一开

始，朋友们都饶有兴致地坐下来和眼前这个熟悉的陌生人聊天，崭新的语言如同电影对白一般。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还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疏离感——毕竟这算是一种精神错乱。这还是原来的露露吗？

另一个变化是她的行程安排。昔日的生活规律不再一成不变——不像过去那般刻板，半夜起来修剪玫瑰或散步——一切都变得随性起来。她依旧和过去一样背着草编包去市场，只是时间不似之前那般固定。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她在去市场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杰拉德·拉特里奇。一九四九年离婚后，他们都居住在卡拉马索帕这座小镇上，但两个人却刻意互相回避了半个世纪。

虽然年纪相同，但杰拉德显然没有得到上天额外的眷顾。常年吸烟让他患上了肺气肿，他还被关节炎折磨了很多年。臀部关节需要更换，可出于对医院的恐惧，他拒绝进行这个手术，因而只能拄着拐杖慢慢地行走。

当时他正在食品店里，一边抽烟，一边弯着腰颤颤巍巍地抓起四盒酸奶，然后两个人就迎面撞上了。杰拉德穿着一件淡蓝色短袖衬衫和一条宽松的卡其色短裤，一看就是在马纳科尔的商店买的便宜货。棕色的胳膊和腿上全是深深的皱纹，稀疏的灰白发间露出头皮上的一块块晒斑。

“上帝啊，杰拉德，你看起来他妈的糟透了，”露露惊讶地叫起来，“你这个浑蛋怎么会在这里？”

杰拉德张开嘴巴想回答她的问题，但他的大脑已经陷入了混乱。露露的粗口问候更让他那本已不灵活的脑子更加不知所措。他记忆中的她——几乎全部源于六十年前仅持续几周的快乐婚姻生活——完全不能和眼前这个满嘴脏话的人对上。他动了动下巴，试图说点儿什么，但眼睛还在四处搜寻，然后就看到了她下巴上那道依然明显的白色疤痕。

她的目光突然被一大堆诱人的深紫色茄子吸引过去，她正要转身离开，杰拉德却伸出手拉住了她的上臂。

她只好回过身。“滚开，你这可怜的狗屎。”露露挣开他的手，朝那堆茄子走去，一边走一边为杰拉德老态龙钟的样子和自己有机会呵斥他而沾沾自喜。她真是被中风折磨坏了。这可不像她。虽然已经接受了自己可能不会活太久的暗示，但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杰拉德可能会比自己活得更久。此刻，她迫切地希望他先死。

她捡起一个茄子，用拇指咯吱咯吱地摩挲着外皮。然后迅速采购好所有东西，快步走到门外。

杰拉德紧盯着她的背影，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拿着东西。他低头看了看，由于攥得太紧，酸奶从盒子里漏出，一滴滴地洒在了地上，而他的手依然抖个不停。

持续了一天的狂风暴雨终于结束，浓密的乌云渐渐散开，仿佛一直在等待阳光的到来。它们越过大海向东方飘去，好像一艘艘粉色、紫色的巨型帆船。露露沿着坑坑洼洼的沙土路向前走去，路两旁是一栋栋白色的别墅，种着果树、九重葛的花园，还有一直蔓延到港口之外的石灰岩海岸。出现在这条路上的多是行人和摩托车。每到夏天人们都喜欢来这里散步，不过一到其他季节这里就变得冷清了。

露露走得很慢，她正惬意地享受着明媚的阳光——今年马略卡岛的冬天一反常态得寒冷而多雨。熟悉的海浪声给了她不少慰藉，阵阵海浪滚滚而来，瞬间就吞没了岩石。

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杰拉德正跟在自己身后。虽然比不过正常人的速度，但这次他走得比平时快了不少，两条腿看上去都有些扭曲。他很想停下来点支烟，但那样的话他就跟不上她了。因此只能拼命地向前赶，就像在水下行走一般艰难。

在岩石旅社的大门口他追上了露露，他激动地一把拽住露露的手臂，她不得不转过身来。

“你根本——”他的嗓音带着那种常年吸烟的人特有的沙哑。因为缺氧，他的胸口起伏个不停。

露露再一次甩开了他的手。不过，对于杰拉德的如此行为，她不仅备感惊讶，心中还有些窃喜。此刻的杰拉德看起来状态极差，神色疲惫，呼吸急促，她甚至觉得只要轻轻一推，他就可能心脏病突发倒在自己面前。“你真可悲，杰拉德，白白披了一张人皮！”一直埋藏在她心中的怒火越燃越旺，“你这个逃兵！一个可怜又卑鄙、该死的——”

“你根本就没把那卷底片冲洗出来！是不是？”杰拉德也变得怒不可遏，他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我把他们引开了！你知道吗？我引开了他们！我——”他屏住呼吸，然后冲到她面前。

露露不由得把腰向后倾了倾。虽然她已经康复了——或者说正在康复中，可沉甸甸的背包里装满了茄子、柠檬、奶酪和酒，包向后甩去，她的身体开始失去平衡。

杰拉德再次抓住她的手臂，这一次——出于本能——为了稳住身子，露露也紧抓住他的衬衫。然而，两个人的身子都歪得太厉害了，他们竟一同跌了下去。他们的脸紧紧地挨在一起，杰拉德薄薄的唇边还挂着几抹唾液，露露厌恶地把头撇向一边。落地时，露露右边的太阳穴撞上了锯齿状的岩石。

杰拉德的膝盖也狠狠地磕在了尖锐的石灰岩上。他痛得尖叫起来——急促的喘息之后——他的身体痛苦地扭动着，备受折磨的屁股也跟着一点点挪动。

他们一起向下滚落，越过岩礁，跌进了大海。

“根据验尸官的报告，死者死于溺水。”一名警务督察翻着桌子上的报告说。他身材修长，黑色短发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发胶，举手投足间充满自信，一副肥皂剧中的侦探模样。“两个人肺里都有水，还有一些外伤，达文波特夫人主要在头部，拉特里奇先生在膝盖……还有其他擦伤……”他抬头看了看桌子对面的中年男子和女子，“东西都没有丢失。我们找到了达文波特包里的钱夹，拉特里奇先生口袋里的钱也在。没有物品被拿走。所以我们认为这应该不是一起袭击案件——抢劫。这些伤口很可能是跌落过程中碰撞导致的。”

警官说的是西班牙语。中年男子是达文波特的儿子吕克·富兰克林，女子是拉特里奇的女儿伊琴娜·拉特里奇——他们和死者都是英国人——不过在刚才的自我介绍中两个人都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在警官看来，拉特里奇小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虽然年纪和他的母亲相仿，但依然风韵犹存——也许这就是英国血统给予她的影响。而富兰克林——他的西班牙语也不错，但显然没有拉特里奇小姐说得纯正，看上去就是一个略显老态的英国普通中年男子。即使在被告知父母的死讯和有关尸体上的挫伤细节时，两个人都还是面无表情。但这却骗不过警官的眼睛。他注意

到眼前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对视过，他们都在尽量避免那种会招致落泪的温情和慰藉，比如老友之间的拥抱或握手。然而，只有在他们流露出悲伤的情况下，他才好去说一些烂熟于心的安慰话语。

他们相互厌恶。

警官继续说道：“现在只有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会摔下去。”

“我母亲在十一月得过中风，”吕克·富兰克林说，“也许这次她又是中风，而杰拉德——拉特里奇先生——试图想帮她。”

“他们是老朋友，”拉特里奇女士赞同这个说法，“如果她遇到了困难，我父亲一定会尽力帮助她的，虽然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

“有道理，”警官说，“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最大。达文波特夫人的头部有外伤，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可能是因为撞到了岩石，也许正如你所说，再次中风，或者——”他看了看富兰克林，低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许就是摔下去了。她年纪不小了，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也许吧。”吕克·富兰克林真是出乎意料得冷静。警官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形：有些人会选择用冷漠来掩饰悲伤。人死不能复生，到底是怎样死的已经不再重要。

警官先生顺着刚才的思路描绘出一个场景。“没错，拉特里奇先生站在那里，”说完，他看了女子一眼，她脸上流露出对父亲无私的善意的揣测——“他试图帮助她，然后两个人都摔了下去，可能是一起坠落，先撞到了路旁的岩石，然后——那里很窄，全是石头，我已经去看过了——最后翻落到海里。他们身上的伤口与这种推测基本吻合。除非你们有理由怀疑有人蓄意攻击他们——”

“不，不，完全没有。”富兰克林有些不耐烦了。

“我相信这是一次意外。”拉特里奇的女儿附和道。

警官神情庄重地点了点头。“对于这对老朋友来说真是不幸。”他

终于可以站起来了，“我在此向你们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两个人沉默不语地搭乘电梯来到警察局的地下停车场。最后，还是伊琴娜先开了口：“吕克，对于你母亲的死，我感到很遗憾。”

“对你父亲，我也一样。”他边说边望着映在磨砂铝门上的拉特里奇。这时，门开了。

他们朝车子走去。

“吕克，”伊琴娜突然停下了脚步，“你不觉得——老实说——他们其实是打起来了？”

“伊琴娜……”吕克耸了耸肩，“我不知道。”

“那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俩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自从离开阿尔赫西拉斯之后。”

一提到阿尔赫西拉斯，吕克立刻把脸扭向阴暗的车库角落：“我怎么会知道。”

“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在那里，岩石旅社外面，”伊琴娜想起了过去的很多事情，她看了看吕克，“你现在感觉如何？”

“麻木，”他说，“这也是我对她的一贯感觉。”

“我相信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

“好吧，无所谓了，”他又瞥了她一眼，“我对你父亲的离去感到很遗憾，我很喜欢他。”说完他就转身朝一辆白色的路虎车走去，那是露露的车子。他按了按遥控解锁器，哗哗两声之后，车灯闪了几下。

“你会在这里待很久吗？”她又问道。

“我不知道，”吕克打开了车门。他坐进车里，关上车门，发动引擎。她站在一旁，看着车子朝出口加速驶去。

伊琴娜朝四周光秃秃的水泥墙壁望了望，她在努力回想早上租的是什么车子。她从帕尔马机场直接驾车到蓬帕斯冈萨雷斯的太平间，见到父亲的尸体之后就来到警察局。

伊琴娜驾车行驶在通往茨安卡弗雷尔农庄那条绵延崎岖的碎石山道上，路尽头就是父亲的家。到现在她都无法相信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从帕尔马来的一路上经过无数村庄，周围多半是新建的公路，一栋栋崭新的小别墅把道路紧紧地包围在中间，再往前便到了波光粼粼的海边。穿过茂密的橄榄树林继续向上行驶，终于到了父亲的农庄——每次从伦敦或其他地方回来，她内心都充满期盼，她知道只要到了旅途的终点就能见到父亲。父亲只去伦敦看过她两次，大部分时候她都是在这里见到他的。只要她在这里，父亲就一定会在这里，就像这房子上的石头和周围的土地一样从未改变过。

终于来到高高的山坡上，一个急转弯，一大片柠檬树林后是一个旧猪圈——那是父亲的工作间——就在房子旁边。伊琴娜停好车后从车里走了出来。外面很热，空气里回荡着蝉的叫声。

她沿着房子一侧的台阶拾级而上，台阶尽头是宽敞的厨房。伊琴娜怔怔地站着。茶壶、滤网、壶盖、带缺口的杯子、瓷盘和大骨柄刀还挂在干燥洁净的木质餐具晾干架上，下面便是巨大的方形陶瓷水槽。他把所有的东西洗干净后才出的门，可是却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永远都见不到父亲了，他不会在这里煮茶，不会在书房或客厅里看书，不会在花园、橄榄树林或柠檬树林里散步。它们都还在这里，依旧环绕在房子四周。

穿过摆满书籍的房间就到了父亲的卧室。他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和平常一样井井有条——然后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出门去市场。

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床旁立着一个小小的、粗糙的旧书架，是父亲用当地的松树做成的，这里摆放着他最心爱的几本书，是他当初从船上搬下来的——

或者是从沉船里拯救出来的，她也不太确定——一九四八年的时候：J.B. 伯里的《希腊史》；西莫尔的《在荷马时代的生活》；各个版本的《奥德赛》；还有一本附着爱琴海照片的书，她的名字就取自于那个美丽的大海。

她走到床边坐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精装本《奥德赛》，蓝色的纸张已经褪色，长年潮湿空气的腐蚀让封皮变得皱皱巴巴。封面以蓝布为背景，上方画着一艘金色的十四桨木船，颜色已经模糊不清。中间是留着胡子的奥德修斯，被绳子紧紧地捆绑在桅杆上。海妖赛壬站在水里抬头望着他，放声高歌，用歌喉诱惑那些听到歌声的倒霉蛋们——这群长着翅膀的女妖爪子里抓着人骨，无比狠毒残忍。她们蛊惑水手，然后把他们囚禁起来，最后只剩下白骨和人皮。

伊琴娜翻开封面，淡黄色的内页上布满点点霉斑，上面写着几行已经褪色的黑字：

送给露露。《奥德赛》。

永远爱你的杰拉德

1948年7月20日

一九九五

怀旧金曲

“为什么我不应该去？那是她的七十岁生日，”查理无精打采地坐在厨房中间大橡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一颗一颗地拣着面前的一堆生杏仁，“就因为你和外公讨厌她——”

“不是这样的，查理。”伊琴娜一边做晚饭一边说。她正在桌子另一端切洋葱、大蒜和松子：“我不讨厌她，我压根儿就想不到她。”

“不，你就是讨厌她。”男孩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我没精力去讨厌任何人。还有，我赞同你的做法，如果想去的话当然应该去。不过，他们邀请你了吗？”

“妈妈，”他的口气既怜悯又恼怒，“去岩石旅社根本不需要邀请，直接去就行了。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不过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应该算是大事吧？”

“没错，关键就是所有人都会去。不过跟你说实话，露露邀请我了。”

“她干什么了？”一个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没一会儿，杰拉德就出现在厨房门口。“她为什么要邀请你？她怎么认识你的？”他透过老花镜紧盯着自己的外孙，他身材修长，和母亲一样拥有西班牙人特有的深色皮肤。前一年暑假他还只是个顽皮的